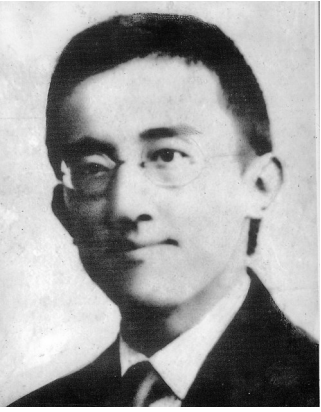


【跟着名篇学党史】⑥

杨闇公：虽国破家亡，终有复兴的一天



杨闇公。潼南区杨尚昆故里管理处供图

我觉得十二年来政局，固属愈趋愈下，而一般青年及受戕制而觉悟的人，实在是很少。这个源流不断，虽国破家亡，终有复兴的一天。所以，我们最重要的责任，是在预备与军阀作决斗的人才和工具，不在希冀他们大人先生们垂怜我们。因希冀是自杀政策，决不能解决我们的苦痛；非自动与……奋斗，不能实现人生的真义。目前一般不堪入目的表现，更足以使人坚牢意志，那里说得上悲喜啊！大梦难醒的朋友们，莫不把兴奋剂吃点滴哟！

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于军人中尤其罕见。返川许久，阅人不可谓不多，天才何故如此罕出。

——节选自《杨闇公日记》

□本报记者 韩毅

石板路，四合院，木质建筑……5月14日，潼南区双江镇杨闇公故居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有人受精神感召而来，有人为学习而来。

“他的一生，短暂、辉煌、壮烈，坚守‘人生如马掌铁，磨灭方休’的人生信条，牺牲时被割舌、断手、剜目，身中三弹。周恩来称其为‘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牺牲的烈士’。”沙坪坝区政协党组成员、秘书长，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研究员马英莉在陈列着杨闇公日记（复制件，原件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）的展柜前驻足良久，“这些日记记录了他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，太珍贵了。”

杨闇公的日记记录了什么？又折射出他什么样的思想？近日，重庆日报记者作了采访。

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
提出“终有复兴的一天”的断语

“杨闇公日记，是在他牺牲后，由他夫人赵宗楷历经艰辛，完整保存下来的，记录了他1924年—1926年的革命活动，对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极具价值。他于1924年1月2日写下的‘虽国破家亡，终有复兴的一天’日记是其中经典的一篇。”马英莉表示。

杨闇公（1898—1927），重庆潼南人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、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。1927年“三·三一惨案”后不幸被捕，1927年4月6日壮烈牺牲在重庆佛图关下。

“这则日记虽只有短短200多字，内容却非常丰富，弥足珍贵。”马英莉称，在该日记中，杨闇公提出了“虽国破家亡，终有复兴的一天”

的断语。

杨闇公从日本回到四川后，看到的是连年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。在这则日记里，他写下“我觉得十二年来政局，固属愈趋愈下”的句子，表明了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。

同时，他对时局有清醒认识，针对“大梦难醒的朋友们”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吃点“兴奋剂”。而当前现实的黑暗“不堪”，对革命者来说，“更足以使人坚牢意志”。

在杨闇公看来，越来越多的青年觉悟，走上革命道路，只要“这个源流不断，虽国破家亡，终有复兴的一天”。

“今天读来，让人感慨万千，心潮澎湃。”马英莉说，这表明杨闇公在黑暗中看到了中国光明的未来，反映了一位革命者的远见卓识，体现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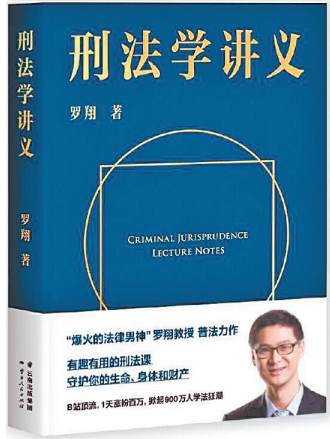
甘为“马掌铁”
不顾个人安危投身革命斗争

“在这篇日记中，杨闇公还写道，‘我们最重要的责任，是在预备与军阀作决斗的人才和工具’，这就是指在成立党组织。”马英莉表示。

杨闇公从日本回国后，在成都结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（四川大学前身之一）校长吴玉章。吴玉章十分欣赏这位比他小20岁的挚友，称他“忠实可亲，精明能干”。

1924年1月12日，吴玉章、杨闇公等在成都创办了中国青年共产党（简称“中国YC团”）。《中国YC团纲领》指出，解决世界和中国的问题，“惟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式，实行社会革命最为适合。”

1925年，在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之后，吴玉章、杨闇公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

中，也不带着傲慢和偏见，而是走出书斋，走出象牙塔，走出大学课堂，去普法刑法知识，影响每一颗愿意思考的心灵。他对读者有爱。他认为，知法才能守法，懂法才能用法。写这本书的目的，就是让每个人离法律更近一点，用法律保护自己、远离犯罪，真正地认同法治理念，追寻法律背后隐藏的智慧。

全书的最后，他希望读者在生活中做到“3+3”：3件事绝对不要做——控制自己的内心，心动但不要行动；承认自己的无知，屏蔽有知识的优越感；学法律，但不钻法律漏洞，而是认定法治的信念。3件事坚持做——阅读经典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，走出固有的平庸与傲慢；思想与行动并存，在每个个案中坚守法治精神；从爱抽象的理念转向爱具体的人。心怀伟大的爱，善做细微的事。

如此看来，这是一本刑法教科书，能引领你快速掌握一门法律；是一本生动有趣的故事书，能满足你对于刑法所有的好奇；是一本简单而实用的工具书，能让你掌握普法的金钥匙；是一本可悟人生的智慧书，能让你在笑中泪中尽享智慧的甘霖。



插画师刘何跃带领学生参加“时空行走，‘洞’见山城”活动。受访者供图



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
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

逃离·回归·和解

——《回归故里》读后

□丁伯慧

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故乡30年，最近正想着回去看看。故乡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我回故乡又意味着什么？在读这本书之前，我其实也并不清楚。

写这本书的时候，迪迪埃·埃里蓬离开故乡已经35年了。和我不一样的是，他离开了就不想回去，甚至和自己的亲兄弟一直都没见过面。如果不是父亲的去世，他可能还是不会回去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当年他是“逃”出去的。逃出去的人，当然不愿意再回去。他的“逃”是有原因的，他不喜欢自己所在的阶层，认为这个阶层是粗俗的、暴力的、缺少文明的，这个认识是在他父亲、兄弟以及周围的人身上得到的。尤其是他父亲，没有文化言语粗俗，对家庭缺少责任心。

我们每个人生来其实就在一张网中，这张网由我们的社会阶层、家庭教育、成长环境编织而成。很多人，甚至一代又一代，都陷在这张网里，循环往复，一直没有挣脱开。

幸好迪迪埃·埃里蓬有了上学的机会，他借读书挣脱了所处的阶层，最终进入大都市。他这一路上克服了很多困难：金钱的缺乏，家里的断供，考教师资格证失败的……这些东西像一个路障，阻止他，拦截他，每次都差点儿让他跌回去。但是他最终都克服了，并且因为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当了记者，由此结识很多学者、大人物。后来他自己也成了一个作家、学者。那么，这个过程中，他是快乐的吗？

阅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感到他明显的不快乐。一个不断往上走的人，为什么会不快乐？

这个问题在他回归故里的时候找到了答案：一个人，多年来，一直戴着面具生活，他因此负重前行、呼吸困难。他一直在隐藏，在逃避，在漠视，他因此背着沉重的负担，低着头弯着腰，精神的疲惫可想而知。也就是说，他逃脱了社会之网、家庭之网，却最终陷在了自己的心理之网里。

幸好有这次回归。这次回归让他有机会重新面对自己。他全面梳理了原生家庭和曾经生活的社会环境，尤其是梳理了自己的内心。

“事实上，我在遗憾自己任凭这个暴力的世界击败自己，就像它击败父亲一样。”他第一次直面了自己，把真实的自己拿出来，放到阳光下晾晒。

当然，迪迪埃·埃里蓬作为一个哲学家、社会学者，他并不仅仅在书写自己。他其实写的是一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很多的“我”。宏观上，他深刻剖析那个时代政治与社会问题，分析那个社会的文化心理，总结社会根源；微观上，他解剖家庭、解剖自己，找出自己成长中所有的枷锁。因此这本书就有了更普遍的意义。

公。二人一见如故。

“在杨闇公的日记中，除了这一篇，还有不少篇跟刘伯承有关。”马英莉称，1924年1月4日，杨闇公又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伯承机警过人……兼有远大志向，得与之交，我心内是快活的。”同年1月8日，他又高度评价：“与伯承论时局，他真是天才，颇有见解，使此人得志，何忧乎四川。”

在这则日记里，杨闇公写道：“非自动与……奋斗，不能实现人生的真义。”马英莉称，这表明在杨闇公看来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，要实现人生的真义，只有靠同“大人先生们”、同反动军阀作斗争。因而不顾个人安危，积极投身于反对军阀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斗争，曾经多次遇险和被捕，都没能丝毫动摇其坚定的革命意志。

马英莉表示，“人生如马掌铁，磨灭方休”是杨闇公的座右铭，也是他的人生价值观，这在他的日记里“跃然纸上”。

识人能力不凡
评价刘伯承是“不可多得的人才”

“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篇日记中，还展现了杨闇公不凡的识人能力。”潼南区杨尚昆故里管理处主任杨春称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于军人中尤其罕见。”

在杨闇公看来，干革命必须依靠群众，要搞群众运动，须有“优秀分子为中坚骨干”，否则革命只是一句空话。所以，只要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人才，他就引为知己，建立起革命的情谊。

1923年8月，刘伯承担任川军第一军第二混成旅团长时，因在大足同黔军作战，大腿受重伤到成都就医，在吴玉章介绍下认识杨闇



我们的原生家庭何尝不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？我们成长的路途何尝不是一路泥泞、荆棘丛生？那么关键是，我们如何对待这些？是牢骚满腹、怨天尤人，是继续隐藏伪装自己、负重前行，还是直面过去、勇敢面对？

迪迪埃·埃里蓬最终选择了后者。他反思自己，直面自己，并真诚地与过去的自己对话。“我回忆起自己的父亲，遗憾没能再见他一面。遗憾过去没有试图理解他。遗憾过去没有试图和他沟通。”于是，“我们至多可以通过将现在与过去连接起来，与自己和解，与自己曾离开的世界和解。”

在这里，我们看到，从逃离到回归到和解，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数十年，但他终于还是做到了。

事实上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，都会经历这个过程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，这个环境有好有坏，保护过我们，也束缚过我们，甚至伤害过我们。

从孩童时的依赖，到青年时的逃离，再到中年时的回归与和解，这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要走的人生轨迹。逃离是为了成长，回归是为了认识自己，和解是为了内心安宁。从这种意义上说，“故里”不仅仅是指“故乡”，也是指曾经的自己。“回归故里”其实就是“回到曾经的自己”。

写到这里，我感觉，我也应该回故乡看看了。虽然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已经大变样：父母也离开了故乡，和哥哥姐姐生活在一起，甚至老屋都已经不在了。

但是那里有童年的记忆，有曾经的我。我也应该回到门前的那棵大枫树底下，坐在那个我曾写作业的石凳上，和曾经的自己谈谈。我们要谈一谈父亲为什么坚持不让我读文科，母亲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我拿了家里的钱并且不听我辩解，谈谈这些年我和故乡都经历了什么。我们更要谈谈，在成为今天的“我”的路上，我丢掉了什么。

我也要对自己说：你好，我回来了。

心怀伟大的爱 善做细微的事

——读罗翔《刑法学讲义》有感

□李立峰

“这个问题老师明明讲过，你还笑过，但是你就不知道怎么做。”说这话的是罗翔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，刑法学研究所所长。

一米九的法律“男神”、千军万马追他的法考讲课、短短几个月就涨粉千万……罗翔的光环包括但不限于这些。对于这样一个超级“网红”，他写的刑法书到底是什么样子？作为一名刑法科班生，我带着这样强烈的好奇，打开了罗翔的《刑法学讲义》。

谁知道，这不看不要紧，一看停不住，不禁发出“三叹”。

三叹刑法教科书还可以这样写——故事紧跟时事热点，颠覆以往认知极限，引人进入神奇的法学世界，在轻松阅读中开眼界、涨知识。

二叹刑法教科书还可以这样学——所举案例横跨古今中外，令人拍案叫绝，或扼腕长叹，或无限唏嘘，五花八门的案子背后是形形色色的人，让人在刑法体验中察人性、悟人生。

三叹刑法教科书还可以这样讲——语言幽默风趣，情节扣人心弦，句句戳中痛点，句句直击泪点，让人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刑法启蒙，认同了法治理念，追寻中法律背后隐藏的智慧。

该书体系完整，结构清晰，既全景式展现了刑法的全貌，又小切口突出了刑法的重点。

在第一章刑法基础知识里，罗翔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刑法的起源、基本原则、刑法解释、刑法效力，以专题的形式引领读者知晓刑法是道德伦理的最低要求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，刑法

解释要朝着良法善治进行。

第二章、第三章分别为犯罪论、刑罚论，讲述了如何定罪与出罪，如何处罚与量刑等。这是全书的重点，也是理解刑法的难点。以往的不少刑法教科书写这两部分，写法古板、行文老套、模式机械。长篇大论，文字长到没读者。观点云集，读者理解起来无从下手，百爪挠心。

罗翔选择了一种巧妙的解读方式——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。即在一小段的刑法理论展开之后，迅速举例说明，让读者有豁然开朗、醍醐灌顶之感。对于学界观点，他通常只列举两种最重要的观点，然后告诉大家，学界的主流观点多为折中论。每一节课后，他还还有一个“想一想”，提出问题，让读者带着问题学习，通过思考加深理解。但就是这个简单的问题，常常会成为新手的“灵魂拷问”。

第四章到第九章分别讲授了危害公共安全罪、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罪、侵犯财产罪、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、贪污贿赂罪。通过阅读这些章节，我们明白，刑法离我们并不遥远，犯罪离我们并不遥远。刑法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冰冰的条文，而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活生生的教材。如果不掌握刑法这个武器，不仅个人可能触及刑法的红线而不自知，还可能在遭受犯罪侵害时不知道如何维权和保护自己。

读书是一种“弯道超车”，我深以为然。这是一本写给非专业人士的法律书籍，通俗易懂，引人入胜，向所有想了解刑法知识的读者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，打通了一个方便之门。

罗翔对法律有情怀。他不生活在幻象之

的邀请下，带领20余名学生参加“时空行走，‘洞’见山城”活动，感受他的绘本作品《洞》中的故事。刘何跃介绍，孩子们来到巴蔓子墓、通远门城墙、解放碑、龙门浩老街等地，不仅对绘本中提及的重庆人文历史有了更直观、生动的了解，还吸引他们进一步阅读关于重庆历史文化方面的图书。

还有不少人通过视频号推广阅读。“只做线下阅读活动，力度和广度都是不够的，通过网络推广阅读，覆盖面会更大，可以让没时间参加线下读书会的伙伴也能感受到书香。”重庆无涯读书会会长南希，已在个人视频号发布了数十条精心剪辑的荐书视频，推荐《百年孤独》《乌合之众》等图书，受到朋友圈好友和读书会伙伴的好评。

“全民阅读，需要全民参与、久久为功。”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唐忠会说，这些新兴的阅读形式，是对传统阅读的拓展，满足了读者多元阅读需求，但这些形式在阅读深度和空间联想能力培养等方面还有待提高。期待更多部门和个人助力全民阅读，让读者在城市大街小巷、各种生活场景中都能邂逅书香。

□本报记者 赵迎昭

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……”灯光绚烂的舞台上，“范闲”（小说《庆余年》主人公）正表演醉酒吟诗；舞台下，上百名观众看得目不转睛。这场名为“重读一本书——大戏《庆余年》”的演出，由野生PAI实验剧场总导演白泽阳一担任导演。

该剧白泽阳一推荐一本图书，召集素人演员，通过舞台剧的形式表演书中精彩片段，让观众直观感受戏剧魅力，嗅到书香芬芳。”近日，白泽阳一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。

据悉，“重读一本书”活动已先后推出《庆余年》《解忧杂货店》等舞台剧。“有的书值得重读，每读一次就会有新的感受。”白泽阳一说，演出期间，演员们体验了不同的人生，既过了戏瘾，又加深了对经典图书的认识；观众们通过观赏戏剧的方式“阅读”经典图书的精彩内容，走进书中的大千世界。

记者了解到，推广阅读，除了采用戏剧方式外，还有不少新花样。

前段时间，插画师刘何跃在一家绘本馆